

# 中国优秀 通讯选



主编 徐占焜

新华出版社

# 中国优秀通讯选

(下)

徐占煜 主编

新华出版社

**中国优秀通讯选**

(下)

徐占焜 主编

\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 25印张 插页4张 489,000字

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册

统一书号: 7203·104 定价: 4.30元

(精装本)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草原播种者.....            | 郭超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访高尔基故居.....           | 乌兰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   |
| 看愚公怎样移山 .....         | 东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  |
| 光明磊落的徐学惠 .....        | 逢秀 继光 天华                   | 32  |
| “一厘钱”精神 .....         | 李峰 余辉音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  |
| 耿长锁的“老战友” .....       | 于雁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5  |
| 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风格 .....     | 郭小川 马玉才 胡瑞松                | 56  |
| 斯霞和孩子 .....           | 徐文 古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1  |
| 红桃是怎么开的?.....         | 魏钢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8  |
| 九龙江上的抗天歌.....         | 李峰 林俊卿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3 |
| “管得宽”.....            | 冯健 周原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英雄的城市，友谊的海洋.....      | 穆广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7 |
|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.....        | 敬迈 艾蒲 永铭 王伟<br>世任 尔志 方航 学方 | 121 |
| “一根扁担”精神是怎样传下来的 ..... | 董松泉 关森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0 |
| 大庆精神大庆人.....          | 袁木 范荣康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4 |
| 无限风光.....             | 郭超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西藏历史前进的脚步声·····       | 新华社驻西藏记者         | 169 |
| 九颗红心向祖国·····          | 赵奇 余志恒 汪波清 袁木    | 175 |
|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探望知识青年····· | 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        | 191 |
| 拉萨早上八点钟·····          | 黄 钢              | 197 |
| 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·····     | 穆青 冯健 周原         | 211 |
|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·····        |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    | 231 |
| 驯水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郭超人              | 243 |
|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·····         | 穆青 陆拂为 廖由滨       | 256 |
|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·····         | 《人民教育》记者 王有盛 刘堂江 | 270 |
| 主食品需要大改革·····         | 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新华社记者   | 287 |
| 鱼水新篇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南振中              | 292 |
| 白象走出森林的时候·····        | 陆拂为              | 298 |
| 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小议·····      | 徐占焜              | 302 |
| 韧性的战斗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陈柏生              | 304 |
| 贞观“兼听”史话·····         | 王焕斗              | 314 |
| 没有综合平衡，就没有高速度！·····   | 徐占焜              | 322 |
| 扬眉于四化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胡达 李海燕           | 324 |
| 爱情的凯歌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艾蒲 向明 郭光豹        | 335 |
| 一颗燃烧的心·····           | 郭玲春              | 341 |
|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·····        | 穆青 陆拂为           | 345 |
| 扬州三把刀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丁继荣 黄际昌          | 354 |
| 要为真理而斗争·····          | 辽宁省《共产党员》杂志记者    | 358 |
| 在中国农村三十年·····         | 王金凤              | 370 |
| 祖国，您的儿女回来了·····       | 肖岗 沈全梅           | 379 |
| 飞向太平洋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新华社记者            | 383 |
| 迫害狂——江青·····          | 孙浩刚 李庚辰          | 386 |
| 横锁长江之战·····           | 徐士杰 李永长          | 393 |
| 历史的审判·····            | 穆青 郭超人 陆拂为       | 39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天鹅”的爱情·····          | 马雪松            | 411 |
| 王崇伦抓豆腐·····           | 陈坚发            | 416 |
| 追求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樊云芳 丁炳昌        | 418 |
| 他、她、她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赵金禾            | 434 |
| 中南海的春天·····           | 冯健 曾建徽         | 436 |
| 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刻·····        | 丁翔起 杨成明        | 445 |
| 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·····        | 丛林中 欧庆林        | 448 |
| 情满街头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余泽江 周奋 王志耘     | 456 |
| 张副主任的“本事”和“花园别墅”····· | 朱葆春            | 458 |
| 中华魂赞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孙武林 戴煌         | 462 |
| 故乡人民的笑声·····          | 张万舒            | 472 |
| 优秀义务兵的好母亲——赵趁妮·····   | 饶洪桥            | 477 |
|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·····        | 鲁光             | 484 |
| 买缸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王根礼            | 496 |
| 新一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李志贤            | 498 |
| 工人张杰锋的遭遇说明了什么? ·····  | 姜惠林 卢廷明 白伟     | 502 |
| 小城风光更迷人·····          | 林黎             | 506 |
| 赵春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国涌 李景宏         | 508 |
| 金字塔夕照·····            | 穆青             | 517 |
| 金杯之光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孙杰             | 522 |
| 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·····    | 陈禹山            | 531 |
| 新一代的理想之歌·····         | 王晨 舒英才         | 547 |
| 罗健夫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邱文仲 刘军 庞文清 唐正学 | 558 |
| 大陆探“险”杂记·····         | 葛学林            | 571 |
| 抢财神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穆青 周原          | 574 |
| “飞天”凌空·····           | 夏浩然 樊云芳        | 577 |
| 木器五厂得救了·····          | 谢怀基            | 579 |
| 效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林里             | 583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命的支柱.....       | 郭梅尼 徐家良     | 587 |
| 背水之战.....        | 艾 丰         | 600 |
| 一身正气 勇斗歪风.....   | 刘建国 刘凤翔     | 609 |
| “妈妈教我放鸭子”.....   | 刘 衡         | 617 |
| 主人翁的信念.....      | 李尚志 晓渡      | 620 |
| 步鑫生的“上下内外观”..... | 章墨渊 童宝根 张锦胜 | 631 |
| 天上人间.....        | 郑 重         | 642 |
| 祖国在他们心中.....     | 杨建业         | 665 |

# 草原播种者

郭超人

难道她就是我要访问的西藏女英雄茨旺班错吗？

关于她，茨旺班错，西藏东部擦雅县烟多村农民协会的妇女委员，县委的一份材料上作过这样的记述：……烟多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人们世代依靠当雇工和做手艺过活。这地方有一片接一片的荒原，但却找不到一块园圃，尽管这里人吃的是青稞和荞麦，但却从来没有种过庄稼。进行民主改革以后，党发出了发展农业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的号召，茨旺班错就成为向大自然开战的一员急先锋。在她的带动下，人们披荆斩棘，在荒漫的谷地里开垦出一百五十多克田地；凿壁挖岩，从山沟里修出一条长达五公里的水渠，把泉水引下山坡；终于在烟多村的荒原上种出了第一代青稞和荞麦，结束了这里千百年来与农业生产绝缘的历史……。

从这段简单的记述中，我想像中的茨旺班错应该是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格健壮的女英雄。可是，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茨旺班错，看起来却是一个这么平凡的姑娘，瘦小，年轻，一双乌黑而透明的大眼里闪耀着纯真的稚气。在生人面前，她还显得那么紧张和羞涩，动不动低下头，用手掌捂住脸……。

“我想请你谈谈你的事迹。”

“什么事迹？”她不自然地笑了。

“你怎样带领人们为发展农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……”

“不！不是我带领的，你弄错了！”这次她不等我说完，就大声地反驳说，“你知道，是党、是毛主席带领着我和人们获得这个胜利的！我和乡亲们不过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……。”

她不再感到拘谨了，两眼忽溜溜地转动，闪射着逼人的光彩，两颊浮上一片红晕，反映出她内心的兴奋。她一边说，一边做着手势，她的语言和动作是如此果决，又如此刚健。

这是一九五九年的冬天，阵阵雪花飘落着，染白了高坡和深谷，但在横断山区的烟多村里，却热闹得像开了锅一样。

高耸的荒山，崎岖的谷地，不是黄沙掩埋着石块，就是石块遮盖着黄沙。就在这块荒原上开田播种？全村九十三户人家从他们祖先在这里建立基业以来，连想也不曾这样想过。老一辈的人永远记得，有一年，“噶厦”政府的官长来了，硬逼着人们去翻挖谷地。人们的汗水流成河，却拣不尽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块。官长一生气便走了。又有一年，农奴主的管家来了，又用皮鞭硬逼着人们开荒种地，并且撒下了一批菜种，但不等绿苗出土，干早就把它们统统烧毁了，管家一生气也走了……。

现在，村农会根据县委的号召，又提出开荒播种，老人们真有点想不通：历史上两次教训还不够吗？

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“石板上长庄稼，真是没听说过的新鲜事！”有的说：“这是睁着眼说梦话，不过白费气力！”茨旺班错又气又急。但是她压住火气，挨家挨户用各种道理说服别人。

“咱们是吃什么长大的？”她总爱这样开头。

“吃粮食呗，这还要问？”对方理直气壮。

“粮食是哪里长的？”

“地里长的！”

“我们这儿没有地吗？为什么咱们不种？”

“石头太多……”

“不会一块一块拣起来！”

“荒原上缺水……”

“不会开渠把水引过来！”

“从来没有种过……”

“那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！”看见对方答不上来，茨旺班错便高兴地大笑起来，接着说：“党领导我们推倒了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，现在又教导我们，要过幸福的生活还得积极劳动，生产粮食！”

但是，要动摇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习惯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！好几天过去了，人们还在争辩，还在犹豫不决。

当区里干部来了解情况的时候，茨旺班错像见到了亲人一样，心里热辣辣的，差一点没有哭起来。干部告诉她说：“不要把这次开荒的意义仅看成是在挖几块地，这是在扭转历史！从做大自然的奴隶到做大自然的主人，当然不会一帆风顺。在群众没有想通以前，不能有丝毫勉强！”

茨旺班错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但是：“到底怎么办？”

干部笑了，他说：“人民中流行一句谚语：‘万马奔驰，是因为头马先奔；群雁南飞，是因为头雁先飞！’”

不等干部说完，茨旺班错就高声地叫起来：“懂啦，像头马一样走在前面，像头一只雁一样先飞！”

天空黑蒙蒙的，群星在云缝里闪烁。村子里静悄悄，能听到荒原上山鸡轻柔的鸣叫。

茨旺班错已经起身了。整整一夜，干部的话像一团烈火，在她心头燃烧起来。她蹑手蹑脚地从屋角扛起昨天从区政府领来的

铁镐和铁锄，推门出去。

一堆堆乱石，一丛丛野草，原野显得广阔而荒凉。

火花一进，石块震得双臂发麻，茨旺班错使出全身力气开始了第一镐。土地裂开了，露出一层薄薄的黑色的沙土。茨旺班错用手抓起一把搓了一搓，沙土润漉漉的，散发出一种清淡的香气，一股热流涌上她的心头。土地啊，现在该是你醒来的时候了……。

石块一块接一块，不停地在眼前滚动。手掌裂口了，鲜血染红了铁镐的木把；汗水淌个不停，湿透了衣衫，全身酸疼，真想坐下来歇一歇；但是，她仿佛看到全村的人们正在注视着她，等待她胜利的消息，她咬了咬牙，坚持着。

“阿姐！你怎么不叫我？”一个姑娘一边喊叫一边喘着气跑过来，这是彭措扬中，茨旺班错最好的女友。她噘着嘴埋怨说：“好阿姐！你把我当成顽固分子了？”

“你？——”茨旺班错高兴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扶着女友的肩头，一起望着面前黑色的土壤：她们笑了，好像看见一片金色的禾苗在飘荡。

村头的老桃树开花了，新开的荒地上开始吐出嫩绿的青稞苗。

一个冬季过去了，在茨旺班错的带动下，三十三户人家参加了开荒的行列，共开出十九克荒地，区政府又为他们解决了牲畜、农具和良种等问题。当尖嘴的布谷鸟在山前一叫，人们就在这荒原里进行了第一次播种。种子会不会发芽出土，人们真是捏一把汗，现在，长久的愿望到底实现了。

但是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嫩苗出土不到半尺，泥土开始渐渐干硬起来。快一个月没有下雨，水洼里的积水用完了，青苗慢慢枯卷。

——水！水！

茨旺班错和人们一道，背着瓦罐，提着木桶，从山下几公里外的河沟里打水灌溉。从早到晚，一个个累得腰酸腿疼，也不能满足烈日下泥土的需要。

茨旺班错知道，靠人工背水是不行的，应当想办法把河水引上山来，可是这几百米高的陡坡，工程该有多大啊！

这时，区干部又来了，他带领茨旺班错和其他的人们在附近山谷里转了几天，终于在一个名叫布隆的山沟里找到了一股山泉，距离不算远，水位也合适，从这里修出一条渠道，荒地上的灌溉问题就解决了。

茨旺班错、彭措扬中和其他的伙伴们又扛起开荒的工具，爬上了陡峭的岩坡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抢救禾苗，她们在高原的泥土里洒下多少汗珠啊！

村头老桃树上结满了嫩果，田地里一片翠绿。

高大的青稞摇摆着长穗，肥壮的荞麦伸展着枝丫，看来，茨旺班错和她的伙伴们好像已经胜利了，但她们知道，目前正是灌溉吐穗的时候，庄稼会不会结粒，结了粒又会不会饱满，谁又能预料呢？常有这样的事情，从开荒播种到收割打场，辛辛苦苦一年，人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堆枯草和马料。

这真是磨人的时刻啊！

茨旺班错又从早到晚钻在地里，一会摘下一颗青稞用牙咬一咬，一会扳下一粒荞麦用手捏一捏，真提心吊胆啊！

区干部到地里检查了庄稼生长情况以后，告诉茨旺班错她们，要切实注意追肥和灌水。于是，茨旺班错和伙伴们又成群结队，天不亮就把肥料背进地里，天黑好久还在挖沟灌水，新的战斗紧张地开始了……。

好容易熬到了开镰这一天。

茨旺班错和她的伙伴们胜利了。青稞和荞麦棵棵结粒，粒粒饱满，十三克青稞地和六克荞麦地共收了青稞和荞麦二百九十三

克。烟多村从此揭开了农业生产的历史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……。

喜事一个接一个。

人生中哪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时刻？

茨旺班错站立在毛主席的画像面前，庄严地举起了右手，她，一个奴隶的女儿，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。

凝视着领袖慈祥的面容，朗念着神圣的入团誓词，泪水从她眼角淌了下来，往日的一切又历历在目……。

在牛圈和马棚里度过了辛酸的童年，十五岁，阿爸因为偿不清农奴主的高利贷被抓进了监狱，阿妈把她交给农奴主抵债，生活还不如牛马，不是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，哪里有今天？……

“亲爱的党，亲爱的毛主席！我永远按照您指引的方向前进，做您的好女儿……。”

（《人民日报》1961年4月3日）

# 访高尔基故居

乌兰汗

两年前，一个春光妩媚的下午，我有机会访问了高尔基的故居。

卡查洛夫街六号。这是一栋灰色的楼房。墙上嵌着一块花岗石板，板上刻着几个字：“高尔基于1931—1936年居于此”。楼房正门如今不通行。我们推开绿色篱笆间的板门，跨进了小小的花园。绿荫覆盖着沙土的幽径，幽径直引到楼房的侧门。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口，不知为什么觉得高尔基好像还住在里面，还在里面写作，手轻轻按了一下门铃。隔着门扉上一块小小的、既不方又不圆的玻璃窗，现出来一张慈祥的面孔。门开了，一位中年的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手来，并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叫贝什柯娃·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……”也许怕客人弄不清她的身份，又加了一句说明：“高尔基的儿媳。”

陪同的苏联朋友补充道：“她还是一位画家。”

高尔基的唯一的儿子阿列克塞·贝什柯夫是位外交家，但比他父亲早两年离开了人间。

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非常周到地接待着我们。她亲自为我们做向导。她说：“这栋房子在革命前原属一个资本家。革命胜利后，被收为国有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初期，曾设立

在这里。1931年春，高尔基从国外回来，政府便把这座小楼调拨给他当寓所，因为环境比较幽雅，适宜于写作。高尔基在这里前后住了四年。他去世后，他的晚辈们还住在这里，不过楼下一层的四个房间，都保存高尔基在世时的样子。”

室内很多家具是原房主留下來的，高尔基搬来后要求不要为他购置新的东西，所以室内的陈设并不能完全代表高尔基的兴趣。不过，这房子一经高尔基占用，也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化，无形中留下很多他的劳作的痕迹。

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在招呼我们的空当儿，到楼上去了一趟。回来时满意地说：“我告诉孩子们说：来了中国客人。她们可愿意见到你们啦！”她把“中国客人”说得那么亲切、真挚，以至使人马上意识到，中国客人在高尔基的家里，一向被视为亲近的人。历史留下了一些片断，不由得浮上脑海：1928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，这时，高尔基接见了中国济难会的代表，向他们索要这方面的材料，准备写成书，公布于世，让各国人民看清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本质。虽然由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，而没有写成这本书，但在他后来的许多政治论文中都念念不忘战斗的中国，他对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表示敬佩，对中国苏区新的生活加以颂扬，而对人民的敌人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。1932年，萧三同志给他写信求见，他亲自在信角上写道：“应当请他来”。1934年，高尔基接见了一位中国人，那人告诉他：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见一见高尔基，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活埋了。高尔基听到这里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我们随着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走进了他的工作室。这里一切都摆得规规矩矩。正对门口放着一张大木桌，桌后一把红木椅，椅子斜放着，好像主人刚刚离开座位。椅背上刻有中国的“福”字（在高尔基的书简里曾提到阿列克塞·托尔斯泰给他买了一套“十八世纪的中国家具”，莫非说，它就是其中的一把？），椅

后是一架两米来宽的大立柜。

就在这把椅子旁，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介绍了高尔基的工作情况：“高尔基非常珍惜时间，热爱劳动。当时他已年越六十，可是仍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制度。清晨起来，先到庭院散步，从事一些体力劳动，剪枝呀、松土呀、种树呀、栽花呀……从八时到下午二时，他在这里工作。工作很多。他领导几种刊物的编辑工作，像《我们的成就》、《建设中的苏联》、《文学学习》、《在国外》、《集体农民》这些杂志，还有《杰出人物》丛书，还有《国内战争史》、《工厂史》……”

“工作时，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他。只有他这两个心爱的孙女偶尔窜进来，打破了室内的寂静。那时，老爷爷就会给她们讲一段自己那饱经风霜的往事。”

我们没有察觉我们背后出现了两位青年妇女。她们见我们回了头，便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。

“我叫达丽娅。”年纪较轻的一位先伸出手来。

“她是演员。”母亲替她加了一句。后来得知，有一年大家给高尔基祝寿，达丽娅当着客人为爷爷朗诵了一首涅克拉索夫的诗。高尔基听了以后，很受感动，说她很可能成为一名演员。没有出乎这个预料，达丽娅果然走上了舞台。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。

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又指着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介绍：“那是她的姐姐——马尔华。”这时，她们身边的几个伶俐的孩子看到招呼他们的母亲，也都活跃起来了。

“吃过午饭。”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等寒暄之后，大家肃静下来，便又接着讲了下去：“高尔基在这里阅读信件、报纸，有时到餐厅里去接待来自四面八方，各行各业的客人。”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来信和稿件很多。每封信他都争取答复，而且总是亲笔写回信，不烦秘书代劳。给青年作者退稿或是寄书时，也往往亲自动手包扎，写好地址，最后才请别人交送邮局发出。”纳杰日

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说到这里拉开了橱门。格板上摆着剪刀、绳子、胶水……高尔基当年用过的一切。

案头上，除了笔、刀、吸墨器等文具以外，还有一折长的、方的小纸条。高尔基总是把自己的感想或意见写在这种纸条上，夹在原稿或书籍当中。纸旁还有两个小小的玩具：石刻的小鱼和盘缠的枯树枝。高尔基在那根树枝突凸的一端画了两个小圈，真是画龙点睛，使那枝毫无生命的枯枝一变而为张牙舞爪的怪兽了。它卧在案头上确实耐人寻味。

纳杰日达·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，高尔基对东方的，尤其是对中国的民间艺术创作很感兴趣。就在这间工作室的一侧，树着一台玻璃橱柜。那里，上上下下摆满了各种骨刻，其中最多的是中国的牙雕。据说这里陈列的只是他后期收集的一部分。早年搜获的一百一十五尊青铜佛像，全部赠送给列宁格勒博物馆充实东方部和中国部的展品了。

小说《铁甲列车》的作者依凡诺夫曾经这样记述下高尔基畅谈中国艺术的情景：“二十年前参观的那个博物馆，宛如昨天才看过一般。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！他谈得津津有味，如同带我们看完这一架展品又去看下一架……高尔基纵谈中国历代的文化。时间没有磨消他的记忆，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，也颇为欣慰。但当话题转到天才上时，他讲得更是有声有色、亲切动听：

“中国是个天才的国家，不过对欧洲的文化影响不大。因为那里的天才毕竟遭受了蹂躏、压制……”倘若高尔基能活到今天，能来到我们新的中国，能看到我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蓬勃发展的民间艺术创作，他又该怎样加以赞赏呀？他不是曾经渴望到中国来吗？远在1900年，义和团反帝斗争震撼世界的时候，他从乌克兰一个偏远村庄两次写信给他的挚友契诃夫，鼓动他同道来中国。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封信呀！他写道：“中国的念头在折磨着我。我非常想到中国去！很久以来，我从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想过